

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《诗经》

著名诗人赵缺推出新书，挑错诗经翻译经典范本

赵缺出新书，挑错诗经

“赵缺不是诗人、不是学者，他只是一个玩诗词、玩《诗

经》、玩国学的市井之徒！他有什么资格对国学经典说三道四？”从2013年11月开始，网上有一本新书突然火了起来——《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诗经》。作者赵缺经过分析、考证，明确指出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，而是男人之间的约定。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并非表达思念之情，而是在说两人一天不见，关系就已疏远。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中的伊人，并非美女，而是老翁……

赵缺，字无咎，当代著名诗人，兼工辞赋、骈文、古文、白话文。倡导新国风创作，并提出“诗词四化”（时代化、精品化、大众化、市场化），“大乘诗词”、“时尚诗词”、“娱乐诗词”、“国学策划”等概念。赵缺非常注重文艺技巧，甚至认为技巧比内涵、意境更为重要。

错误译本泛滥，无法推荐只好自己写

尽管《诗经》的译本众多，用字遣词都不尽相同，但总的基本上都以《诗经传》、《毛诗正义》等为范本，再延伸而来。不过在赵缺看来，《诗经传》和《毛诗正义》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：“比如‘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’这句，《诗经传》就说是夫妻之间的约定，而《毛诗正义》则说是两个士兵之间的约定。‘子’在这里没有老婆的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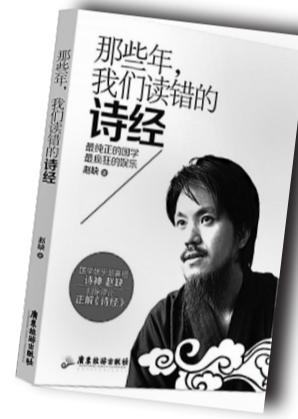
思，主要指男子，或者有地位的人，所以我们最通常说的意思是说不通的。但《毛诗正义》也有问题，为什么是两个男的拉手？这是我当初读的时候，自己都很困惑，究竟谁的正确。”

赵缺之所以决定出版《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》，是因为当他帮朋友推荐《诗经》译本时，发现没有一部可以用：“我几年前把市面上的译本几

乎看完了，发现全部翻译得非常可笑。比如《卫风·有狐》，里面这个‘裳’字，古代人是读‘chang’，主要指下身，有的译本直接翻译成衣服，或者翻译得非常恶俗。如果以100分计，当时我读的估计也就30分。”

而为了这本书，赵缺从2010年开始准备，除了靠自己从小读书的累积外，前后写了3个版本：“我是先按照《诗经

传》来翻译，但发现在一些细节上无法成立，或者朱熹自己也回避了一些字、词的翻译。之后我又按照《毛诗正义》翻了一遍，当中的注解严谨很多，但同样是这个问题，他当中政治意味太浓厚。最后第三版，是我完全推翻了前两版，根据我自己的理解，包括平时大面积的阅读，最后综合翻译出来，就是做到尽量贴近原来的意思。”



《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诗经》

作者：赵缺

出版社：广东旅游出版社

出版年：2013年12月1日

这些解读颠覆了我们所理解的《诗经》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这是《诗经》里知名度最高的句子。今人流行的解释是，这是一个小伙子写给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孩的情书。但据赵缺考证，“好”读上声(hǎo)，“逑”通“仇”，原义为“怨偶”(据《春秋左传》“佳偶曰妃，怨偶曰仇”)。一位穷“屌丝”苦恋“白富美”(“淑女”)，求而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“淑女”在“君子”的华丽攻势之下，最终成为一对“怨偶”。所以，赵缺认为，整首诗不是甜蜜的情书，而是充满自伤自怜的哀怨之作。他还发出感叹，“金钱、权力不能换取爱情，却能营造浪漫，而浪漫则是爱情的催化剂。自古以来，一直如此，呜呼哀哉！”

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这组古老的经典诗句，不管是在婚礼上，还是在古典言情剧中，出现率都非常高。不过，如果赵缺告诉我们，这句话并不是指男女之间美好的契约，而是两个男人的恩怨，甚至还有“断袖之癖”的嫌疑。据赵缺考证，在先秦时期，“子”作为一种含有敬意的美称，略似于后世的“先生”、“您”，在古代男尊女卑的时代，普通人一般只会称妻子为“汝”或者“尔”，绝不可能在山盟海誓的时候突然客气起来，无缘无故，称妻子为“子”。于是赵缺认可这样的解释，这首诗是在一场古代战争中，“战士甲与战士乙牵手立约，希望彼此扶助，保住性命，平安到老。但是战士甲不守承诺，甩掉了战士乙，不管乙的死活。因此，满怀悲愤的乙，写了此诗。”在此解释的基础上，赵缺发出了自己的质疑，“两个男人牵着手，还要一直到老”，恐怕不只是朋友的关系。

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并不是说两个人的互相依恋之深，而是表示两人一天不见，关系便已疏远。而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中的“伊人”，并不是“美眉”，而是“渭水边钓鱼的大周功臣姜太公”。

行文轻松接地气，不怕同行骂嘴仗

从新书的名字来看，尽管讲的是《诗经》，不过却跟流行元素做了结合，赵缺笑着：“的确不希望说教，而是轻松阅读。说到四书五经，第一感觉就是枯燥，但古人写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愉悦。这次我也在行文上非常娱乐，只要是初中以上的小孩都看得懂，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的事，绝对不说教。”

赵缺说因为自己是诗人，同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《诗经》，这次才决定纠正一些错误。不过古诗理解似乎都是见仁见智，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，是否会

担心此书会惹来同行争议，赵缺说早就想到了：“我担心的其实是打破一些人的饭碗，比如现在有人打着《诗经》学者的名号，到处演讲，但一知半解。我觉得肯定会遭到一些人的谩骂，但我不会回应。因为在书里我已经列明了我为什么会这么翻译，每个人阅读范围不同，理解当然会不同。而且

互相争执最后也不会有结果，所以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下，我也不回作回应。”

而对于喜欢《诗经》的朋友，赵缺也给出自己的建议：“我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古代的译本，比如《毛诗正义》，因为离的时间越近，就有可能会越接近原作者的意思。”



被误读的《诗经》：“执子之手”是男人约定？

笔者：谈谈你写《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诗经》这本书的过程吧。

赵缺：前后我写过3个版本。我先按照《诗集传》来翻译，但发现一些解释，或者在细节上无法成立，或者朱熹自己也回避了一些词、句的注释。之后我又按照《毛诗正义》译了一遍，当中的注解严谨很多，但同样存在问题，其中政治意味太浓厚。最后第三版，是我完全推翻了前两版，根据我自己的理解，结合平时大面积的阅读，详加考证，最后综合解读出来，希望能尽量贴近《诗经》原本的意思。

笔者：您说您看了近几十年来市面上对《诗经》比较流行或者比较权威的几十种版本，“发现全部翻译得非常可笑”。为什么《诗经》这本大众熟识度如此之高的经典，却没有一本靠谱的白话文注释本？

赵缺：在我看来，当今大学的教授几乎都不太懂《诗经》的内涵。无论他们怎么研究、怎么努力，都是缘木求鱼。某些“文化精英”，或为了迎合时势之需要，或为了成就一己之声名，往往会肆意地践踏经典、歪解《诗经》。名校学子、名师传人捧着谬误百出的教材，研习一辈子，也不可能读懂《诗经》。

笔者：您对《诗经》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受到谁的启蒙？您又如何保证您的解读是正确的？

赵缺：作为一个诗人，我自然很早就开始阅读《诗经》了。上中学时，我就读过朱熹的《诗集传》。我没有启蒙老师，我读诗、写诗，纯粹出于个人爱好。我虽然没上过大学、没拜过老师，但是读过的经传倒也不少。同时，我又是诗人、骈文家，平时就特别注意汉字的意义、用法，故而，我具备正解《诗经》的能力。我当然不能保证我所有的解读全都准确无误，不过，我可以保证，我的解读比当前任何一种解读都更接近《诗经》的原义。“在娱乐的过程中，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”

笔者：为什么会选择采用显得比较“娱乐”的通俗风格，去表达你解读《诗经》的观点？

赵缺：我前面已经说过，国学对我而言，原本就是一种娱乐。我认为，娱乐化是复兴国学的唯一出路。因此，我一直力求令读者在娱乐的过程中，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。《诗经》其实挺好玩的。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一起“玩”《诗经》，爱《诗经》，“娱乐”《诗经》，最终读懂《诗经》。

笔者：除了《诗经》，您

还会注释别的经典著作吗？就像《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诗经》这样的形式？

赵缺：目前是有这种计划。接下来，我还想写三本书：一、《离骚：一个自恋者的绝唱》；二、《孝经：国学入门第一课》；三、《春秋公羊传：我们其实是文盲》。其中，《离骚：一个自恋者的绝唱》的风格也许会类似《那些年，我们读错的诗经》。今人对于《离骚》、对于屈原存在着很大的误解。《离骚》的开篇“帝高阳之苗

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”，我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之后，感觉和“我爸是李刚”异曲同工。这是很搞笑的，这类笑点在《离骚》中屡见不鲜。写出来之后，大家一定爱看。至于《孝经》，国学入门第一课，则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。“孝”是中华精神的核心，是中国人的集体信仰。《孝经》是绝对不能拿来娱乐的。

